

特稿

中國文聯副主席夏衍於十一月十一日下午，會見了正在北京訪問演出的香港著名歌唱家費明儀、林祥園、陳供生。

當費明儀一行來到對外交協時，夏老已在等候了。費明儀激動地呼喚：「夏伯伯！」情如至親。夏老含笑地問費明儀的第一句話是：「你叔叔好嗎？」費明儀連聲說：「問候您！問候您！他精神滿好，講話聲音特別響。」

音樂流派問題

夏衍與費明儀一家是至交。費明儀的叔叔是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父親是已故著名導演費穆。他們在三十年代就同夏衍是好友。夏老談話地向我們在座的兩家記者介紹：「她與新聞界有



費明儀近照

血緣關係。」

夏老關切地詢問三位歌唱家的學歷：「你們在哪學的？」費明儀介紹，她在法國。陳供生在意大利和英國。林祥園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後又深造於意大利。夏老滿意地點頭，說：「這都是音樂聖地嘛。」

費明儀繼續向夏老介紹，他們屬於嚴肅正統的音樂流派。在香港兩種音樂流派壁壘分明。鄧麗君等歌星是一派，而費明儀等是又一派，他們是要從純藝術的角度發展。夏老告訴他們，今年

人聽了都發瘋了，北京聽眾反應也很熱烈。夏老說：「各種演唱方法，是方式問題，不要多管。主要要自己拿好的出來！」費明儀極贊同地說：「對！對！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介紹新秀 語重心長

夏老關切地問費明儀這次演唱的中國歌曲中，有沒有黃自的？黃自曾為費明儀父親導演的名片《天倫》作曲。還問及費明儀的聲樂啟蒙老師趙梅伯老先生。夏老說：「他怕也有八十多歲了！

夏衍費明儀等共話音樂

高瑜

九月到日本訪問，日本歌唱界也是這種情況。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兩種流派，我們不講否定哪一種，只是講我們自己的，健康的，正統的流派沒有

回來過嗎？」費明儀告訴他，趙老師現在在美國，他的孫女近年回來過。

建立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開始，音樂方面，極左思潮很強，特別發展到「文化大革命」，羣衆對生硬的東西聽厭了。鄧麗君的歌在大陸出現是物極必反的結果。夏老非常熱心地向三位歌唱家介紹，祖國近年來出現了很多歌唱新人，

《北京晚報》就介紹了八位。東方歌舞團的朱麗瑛演唱帶「狄斯可」味的黑人歌曲，在北京的黑

牧村當工人後，每月以她菲薄的工資帶弟弟餬口，但她酷愛歌唱藝術，認真刻苦地練唱。父親平反之後，買了五十斤麵粉回天津，心想還不知有沒有家了。但到天津一看，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男孩子也上學了，關牧村被吸收入天津歌舞團，竟然還買了一架小型錄音機。夏衍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泰斗，能如此瞭若指掌，滿懷感情地向香港歌唱家介紹關牧村這樣一位年青歌唱演員成長過程中的曲折道路，令在座者無不為之感動。

盼增加教師人大代表

回憶往昔，夏老感情凝重地對大家講：「總的講，建國以來受打擊最多的就是知識分子。但中國人是聰明的。現在美國尖端科學部門有很多有成就的專家是中國人。音樂界也應當有人才——在培養，二在年青人自己要用功。」夏老着重指出：「四化」的基礎是教育，雖然我們國家因「四人幫」的禍害，積重難返，教育部門的困難更多，但我們正一步一步向好的方面發展。夏老說：「我一直主張，要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裏增加中小學教師的名額。」

臨別，夏老向三位歌唱家一再表示：「歡迎你們。」與香港文藝界有着廣交密往的記者潘狄邊送客，邊對客人激動地說：「最能替我們知識分子講話的就是夏老，他雖年高，但思想不僵化，而且很新。」